

## 兔年说兔

□ 任翔宇

中华美食甲天下,大同美食在里面只是小小的一朵浪花。削面、凉粉早已名声在外,可要是你以为大同仅这两样天然小吃,那就大错特错了,至少,还有一个兔头,是大同美食天花板一般的存在。

如今的年轻人出来旅游讲究打卡,景点打卡,好吃的美食也要打卡,这无形中扩散了大同五香兔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过,对于质朴的大同美食来说,这样的打卡比较吃亏,因为大同的五香兔头过去是不大讲究卖相的,红油重口,龇牙露齿,大同串儿话说“雀儿头放盘子,终成嘴了”,兔头放一盘子,也仍是骷髅骨架的一盘子嘴,怎么摆,也不如烧鹅蒸鱼看起来美。看样儿吃亏,但是不亏嘴。

民间的美食往往不大注重摆盘,实惠和味道才是王道。用姜、葱、辣椒、八角这些个香料红焖兔子的脑壳,熬煮3小时以上,直至香料浸透入味,味道咸香,吃过的人都知道,那叫一个欲罢不能,吃一个想两个。“兔兔那么可爱,为什么要吃兔兔。”这么矫情的嗲嗲谄语,从来都不适合飒爽的大同姑娘。吃兔头、吃凉粉,我就没见过哪个姑娘输给过大老爷们儿。

吃兔头的地方不多,全国能叫得上号的,其实也只有成都和大同,浙江衢州也有,但是论起名气和味道稍逊。成都的香辣兔头好吃在双流,大同的五香兔头好吃在帅府街,从诞生就没有离开过的五香兔头窝子。兔头这种吃食其实算是小吃,是市井里解馋的嚼骨,大同的五香兔头也没什么复杂的做法和秘方,解馋是诞生的开始,也是甬管哪个大饭店都没办法PK掉帅府街任意一家小作坊的根源,毕竟,一切大饭店里可以用做卖相使范儿的食材、主厨、名贵餐具和优雅环境在五香兔头面前皆如红粉骷髅不必着相,就像《疯狂的石头》里黄渤的作派,简单点,干就完了,哪那么多事。一个啃字,道尽风流。

啃兔头,吃兔头界的通用密码。啃兔头,最好吃的是兔脸蛋儿,肉大,上下牙一碰,肉就到了嘴里。兔脸蛋儿吃完了就该是兔舌头,筋道、绵密。兔下腭没啥肉,但是最适合嘬吧滋味,吸吮嘬喽,可以品尝原始的那一锅汤卤里复杂的原汁原味。最后是兔脑,口感软糯的同时油脂的香气也很重,和重庆火锅里的脑花儿有一拼。啃一次兔头,就暴露一次吃相,因为只有手、口、唇、舌联动,才能真正品出兔头那绝美的滋味来。成都的香辣兔头也说“啃”,“啃兔儿脑壳”,大同的五香兔头只几个字,“啃兔儿头”,但是意味深长。“啃”字要发成“孔”的音,听起来颇有咀嚼感,仿佛肉香氤氲在口腔味蕾间上下盘旋,香辣的兔舌和分解下的兔脸蛋骨肉在齿间交错研磨,这个“啃”字是从难得的闲暇缝隙里讲出来的一样。“兔儿头”明明是两个字,但是从“兔”字的尾音开始打卷儿颤舌,“兔”和“头”中间因此产生了连接和回转,你能模仿出俄罗斯口音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托洛”,能学会赶马车师傅一响鞭子从丹田气里喊出的那一句“嘚儿驾”,就能把这个“兔儿头”的音发得心满意足、美味回甘。

大同人吃兔头,源于对边角料的再利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同外贸年产冻兔肉1800多吨,产品畅销于德、英、美、法、意、日等国家。兔肉出口,剩下的兔头,开始论个儿卖给职工、家属。大家将冻成一板一板的兔头拿回家,洗净、去掉残留的兔毛、剪掉眼帘、冲掉血水后,煮了给大人孩子们解馋。街坊邻居们也少不了跟着沾光,分个一板半板的。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一切生活所需凭票供应,吃肉成了人们生活中的渴望和奢侈。用多种调味品熬上一锅兔头,满街巷都能闻到香味,又解馋又容易获得食材的兔头逐渐走进了大同人家,登上了大同人家的饭桌。

前面我们说兔头好吃就好吃在帅府街。这是因为在当时,乱衙门是大同城里最红火热闹的江湖地风流场,大同电影院和青年宫代表着彼时最热闹的娱乐聚会场所,沿着乱衙门一拐弯儿的钟楼和帅府街,也就最容易成为宵夜加工和品尝的集散地。我小的时候一个兔头还只要两三分钱,后来慢慢涨到5分、一毛,那个时候卖兔头是用一个大方铁桶盛着,挂在二八加重自行车的后面,趁热捞着吃,人人消费得起,人人能吃到满嘴流油。

后来2000年的时候做周刊,同事曾经以暗访的形式写过一篇报道《兔头,非人类食用?》,一时引起很大反响。我们才注意到,那一板一板的冷冻兔头包装上,的确印着“兔头,非人类食用”的字样,据说有这样一种说法是,动物的身体构造决定了它们在吸食到一些有害物质的时候,都会把所有的有害物质都堆积在头部,但是对于“兔头,非人类食用”的出品提示来说,只不过是这些是边角料,按照外贸角度来说只能去作为饲料辅料来使用,并不知晓在神秘的东方大国,塞上寒地,还可以创造出一种美味绝伦的吃食。

和牛年能找出铁牛里、虎年能找出卧虎湾这样的对应地名不同,兔年里,在大同如果非要找一个和兔有关的地名,不好意思,可能只能找到帅府街。曾经帅府街一排兔头店、串店、羊杂店的风光景象如今是凋落了些,曾经“多多姐姐”在QQ群和贴吧里形似对暗号一般的“胖来来,一定来”也早封入尘埃,但是从本地人到外乡客都知道、又都爱上了大同兔头,帅府街这般严谨板正的名字反倒不如兔头一条街来的可爱和特色鲜明。毕竟,当年来大同拍《大块头与智慧》的刘德华也不是冲着“帅府”才在这条街上吃宵夜的。重庆洪崖洞朝天门,南京明瓦廊夫子庙,贵阳鲤鱼街喷水池,名字归名字,老百姓吃食归吃食,本来取名的初衷,未必成为今天被传记的独特元素印记。大同兔头比大同的兔年更值得被推广,兔年轮轮有,兔头就这一锅,来呗,干了这杯板二,硬硬再啃一个兔儿头哇。

大同人的这个说法  
你听过吗?

□ 韩府

时代的前进步伐远远比笔者的感觉要快,问到“j i 黑曹”一词,不但大同城里的年轻人称闻所未闻,就是云州区的小一辈也是不知其详。看来,大有必要说一说这个濒临消失的熟语词。

其实,二十年多年前还时常能听到人们言谈中用到这一词,比如家里大人会说:“别跟上人家到那些没人烟的地方,小心让人家把你j i 黑曹了!”有人想威胁别人时也会说:“小心老子把你j i 黑曹了!”

对于今人来说,这个词的最大难点在于“黑曹”一词,故而稍作较为复杂的解释。先说“曹”,此字古时指分科办事的官署,即衙门。直到明清两朝时“部曹”一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汉书》的注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尚书四人为四曹,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断狱事。”(唐·颜师古《汉书·成帝纪注》)宋人所著《资治通鉴》第六十五卷中有出自鲁肃口中的这样一段话:“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旧时有许多带有“曹”字语素的词,如“曹主”相当于今天的机关负责人,“曹郎”是部属各司的官吏,“曹官”指一般属官,“曹干”是官署中的干事人员,“曹务”是指官署中分类所管理的事务,“法曹”一词在唐、宋时多指地方司法机关。

再说“黑”。“黑”本与“白”相对;引申

指“暗”或“光线不足”的意思;再进一步可引申出“隐蔽的”“非法的”意思,如“黑枪”就是非法持有的枪,或从隐蔽之处打出来的枪子儿,“黑市”即非法市场,还有“黑社会”等。即便今天的大同仍保留着这一义项,比如把没有户籍的孩子叫“黑人”,显然不是指肤色,而是指身份不明、不正当。

所以,“黑曹”就是私自设立的非法衙门,引申指没有人知道或能够看到的地方。“j i 黑曹”就是在没有人知道或能够看到的地方收拾仇家,比如暴打一通乃至害了性命之类。

至于“j i 黑曹”的那个“j i”到底该写哪个字,思考了一二十年,笔者至今仍是没有把握。一种选择是写作“寄”,“寄”就是“寄放”“放置”的意思,那么“j i 黑曹”就是把要收拾的对象囚禁在“私设的公堂”里。确实也听过威胁者恐吓道:“小心爷寄你黑曹着!”似乎写作“寄”较妥。另一种选择是写作“记”,那么这里的“记”就是在心中记仇的意思,记下这个“过节”、记下这段“仇气”。这似乎也讲得通,因为时常有长者提醒:“小心人家记你黑曹!”显然,这里的“记”是“结仇”“结怨”的意思,合起来,“j i 黑曹”就是因结怨而找机会在背人处收拾仇家。总之,“j i 黑曹”这一熟语的写法笔者没有最后的结论,希望高明之士赐教。

## 随手拍大同



日出

健康 摄

